

SAODONG
DE HU
徐化芳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SAO

骚动的湖

DONG DE HU



47.5
40

骚 动 的 湖

徐化芳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：615710

印刷者：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●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7.75印张 2插页 195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

ISBN 7—5329—0435—0

I·378 定价 3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世界上的事情似乎什么都说得清，唯独人的感情说不清，人的爱情说不清。于是，在微山湖的芦苇和荷莲的遮掩下，在悠悠荡荡的小船里，演出了一幕幕纯真而又凄婉的悲喜剧。

湖水和烧酒浸泡的粗犷汉子，月光和白莲陶冶的纯洁少女，他们敢爱敢恨，爱得真挚，恨得切齿。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，他们甚至不怕献出自己的生命。

威严的鱼王，粗野的老黑，狡猾的小藕头和胆小鬼赌棍，虽然性格各异，却不失微山湖人的侠义本色。温柔的菱花，泼辣的鸡头花，漂亮的荷萍和凶狠的黄脸婆，对自己的心上人又是爱得那么彻底。

作品湖味浓，情味浓，并富有扣人心弦的感染力和强烈的传奇色彩。

1

赌棍娶媳妇了！那女人名叫莲蓬仁，长得水葱样嫩，人们都感到惋惜，说她象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。不论人们如何嚼舌，赌棍总算把她捞到自己手里了，甜在心里喜在眉梢，脸上漾着笑纹儿……

赌棍乳名杜贵，小时没了父亲，娘把他当身上肉当心尖子般地娇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娘想修正他又管束不住，他学得不干好事尽往下流行里串游。但是，杜贵从不偷抢，不钻狗道儿奸人家的女人，单单迷恋赌博场上的玩意儿。

从少年时代起，杜贵常年赌博熬夜，又拼命地吸烟，脸庞烟黄焦瘦，身子骨干巴巴象条打枣杆子。他那水蛇般的细腰过早地弯了，排骨般的后背有了罗锅，气死七级木匠，难死八级画匠，就是天公神笔，也很难雕刻出他那副讨厌人的尊容。

十个赌棍九个偷。杜贵却不会偷，因为他久战赌场，学得一手超人的绝技，从来不曾输钱。手里的钱花得宽裕，当然也就用不着提心吊胆再去做那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了。

杜贵浑身没有鸡巴大的力气，与人争吵打架，也只有芝麻粒儿大的胆子。可是，只要他往赌场上一坐，顿时精神抖擞，胆大包天，什么缺德的手腕都能使得出来。

赌博场上无亲人，亲爹老子也不留情。一分钱，杜贵能抠到骨头缝里。

这是几年前的话柄：

过罢新年走亲戚，杜贵拉着娘去看他的姥娘，恰好碰上几个近房舅舅和表哥在家过节，闲着没事做赌钱玩。杜贵站在一边睁眼看着，急得两个手心害痒痒，肚子里难受得象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虫子，每一只小虫子都张开嘴在咬他的心肝肺。

母舅扭脸看看杜贵那副熊样，骂道：“奶奶个×的，瞎着急，就是没人陪你玩。”

舅舅表哥人家都顾惜自己那张脸皮，赢谁的钱都好花，打心眼里不愿意赢外甥赢表弟的钱。

“我的钱长毛了，发臭了，不好花？买东西吃不香甜？”杜贵见众人阻拦他，沉下脸翻瞪着眼皮，扭着脖子歪着脑袋，说：“你们不敢来，怕我赢钱？你们谁输了我六亲不认，不给钱我敢动手扒衣裳。放心来吧！”

杜贵不讲爷们情义尽说绝情话，把那几个舅舅和表哥激怒了，一个个愤愤然，说：“来，赌！赢这个不知好歹的婊子孙子。他输干腰包没钱给，留下他两条腿当烧火棍。”

赢？这伙人能赢得了杜贵吗？

饭后，杜贵塞满腰包，拉着娘得意洋洋往家走，刚到村头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他把地排车放到路边，笑咪咪地说：

“娘，你在这里歇一会，我去去办完事就来。”

娘认为自己的儿子有天大的急事，没问个究竟让他去了。

只有两支香烟的功夫，杜贵象个怀了十个月身孕的笨女人，扛着一个崭新的地排车胶轮子，一摇一晃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。

“贵啊，哪来的？”儿子惯赌不争气，当娘的早被儿子气碎了心肝肺，她唯恐杜贵再下流下去沾染上偷盗的恶习。“人穷志不短，手脚要干净。”

放下车轮子，杜贵一抹脸上的汗水，喘了大半天，才生气地哼了一声：“谁不知道杜贵男子汉大丈夫走得正行得直。你

放心，我没干坏事，扛俺舅的。”饭前他赢干了母舅的腰包，母舅说好欠下的账饭后想法还他，没想到吃完饭把要账的事忘在脑后去了。刚才他跑回去要账，母舅两手空空，被他死皮赖脸纠缠得毫无办法，只好咬咬牙狠狠心让他把车轮子扛来顶账。六亲不认的杜贵，脸不红心不跳，毫不犹豫地把车轮子扛来了：“不搬他的东西顶赌博账，猴年马月谁有闲功夫跟在他的屁股眼后边嚷嚷着要钱。”

娘和母舅一母所生。儿子把兄弟闹腾得那么难堪，她疼在心里，一口气从胸腔里涌上来卡住了喉咙眼，差一点儿没当场噎死。娘知道儿子再也无法教导，痛心地说道：“你个该杀的挨千刀砍的赌棍哟……”

从此，人们不再喊他杜贵，赌棍便成了他的雅号。

一旦离开赌场，一旦离开那群下流的赌友回到乡亲们中间，赌棍也不失微山湖边人的慷慨，象扶困济危拔刀相助行侠仗义的事情，他也做得出来。正是因为他有着一副常人的慈善心肠，乐于助人，才侥幸捞到莲蓬仁这个妖艳女人……

这天傍晚，赌棍赢了大笔钱从邻村高高兴兴往家走，发现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湖边左右徘徊，一会儿又停下来呆呆地凝望着自己那映在深水里的弯曲影子，不时唉声叹气。赌棍不单单好赌，天生的爱管闲事，孩子般的好奇，他嬉皮笑脸靠近中年汉子：“咋？心里有烦闷事想不开找死？遇事听人劝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

尽管赌棍貌不惊人，受了天大委屈的中年汉子，还是象碰上了救星，嘴巴一张两眼滚出一串泪珠，说：“好人谁想死？没了船，一家人往后咋活！我一人死了没啥，我全家老老少少咋过……”

中年汉子把船湾到湖边，到乡下办事，人回来船却没了影

子。

赌棍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当太阳掉下来和地日一块了，看把你愁的。屁毛大的小事，值得寻死觅活？你要是活够了真想死，我还真不劝你。只要你留恋人世不想死，杜贵我赴汤蹈火帮你还不行。”他手里的钱反正是义不取之财，数了数，慷慨地递过去，拍拍干瘦的胸膛，声大气粗居高临下：“行了吧？保你够买一条槐木船的。”

中年汉子真的认为碰上了神仙，双手捧着钱，象捧着几粒起死回生的仙丹，激动得老半天直流眼泪。后来，他想到应该感谢救命恩人，扑通跪下去，咚咚磕了两个响头，并立誓子孙后代忘不了杜贵的大恩。人家听说赌棍还不曾娶亲，就把自家那个十五岁脸上还残留着黄巴巴稚气的女儿许给了他。

赌棍在赌场上赌红了眼，被政府抓去劳改了，一走就是三年。

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三年后，赌棍刑满释放回来，那个黄毛丫头脸上的稚气消褪了，出落成了一朵美丽的莲花。

姑娘乳名莲蓬仁，多么脆甜的名字！一双弯弯的蛾眉，两颗明亮的眸子，那副脸庞就象露水地里刚摘来的莲蓬，剥去了绿色的皮壳，看上去又白又嫩又甜，神仙见了她那副容貌也想多瞟几眼。

莲蓬仁的父亲，用赌棍给的钱买了木料，排了一条结实的槐木小船，割芦苇拾苦姜草发了家。小船换大船，芦花庄上建院落，小日子过得滋润润红火火。

三年的劳改生活，使赌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儿，连他自己都觉得这样赌下去总不是一条正经道儿。从劳改农场回来，他想把莲蓬仁娶到家，夫妻俩恩恩爱爱本本分分地过生活。

赌棍一副规矩的样子来到莲蓬仁家。

谁料想莲蓬仁人大心开，变了心肠：“新社会讲婚姻自

由，我不愿意。”

赌棍没词了，支吾着说：“当初……”

“那是爹许的，当初我也没说愿意跟你。”莲蓬仁已经有了心上人。只好翻脸不认账。“你回去再找人吧，干脆死了这份子心。”

赌棍感到很难堪，坐在那里仍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爹娘爱脸面，婚姻不成情义在，让女儿守礼节给赌棍倒碗茶水喝。莲蓬仁瞪赌棍一眼，摸起水壶，把热水咕噜噜全倒在洗脸盆里，然后走出家门来到湖边，撑一条小船扬长而去。

爹娘追到湖边，莲蓬仁躲在莲蓬棵里，任他们喊干了喉咙骂哑了嗓子就是不出来。

爹娘认为没有好主意，只好回绝赌棍。为了对得住恩人，他们表示愿意效力，再想法替赌棍找一个比女儿更好的姑娘。

噢！看我杜贵落魄了，想落井下石？娘的个×的，敢欺负老子！月里嫦娥九天仙女我偏不娶，非要莲蓬仁陪我睡觉不可。要知道，我杜贵动了火气也敢摸家伙捞刀子拼命。

赌棍口气大得冲破天，胆子却小得象芝麻粒儿。他上火气的时候不少，可从来没有人见他和谁动武拼过性命。抢人，他没那种胆子；上法院打官司，他没那种本事。

俗话说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老天爷饿不死瞎鹰。不信赌棍一个大活人没有好主意。

赌棍窝着一肚子火气回到家里，郑重其事地插上门板，茶不饮饭不吃，蒙头躺在床上动了三天心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想出了好主意：耍赖！赖在丈人家里不走，看他们有何良策对付。

丈人家锅里饭熟了，他捞起勺子盛上饭吃第一碗；地里湖里有活路，他摸起家伙豁出命干。闲时家里地里没事做，拉条芦苇席，往门口树荫凉里一躺，四爪朝天睡大觉。睡足了，吃

饱了，嘴里轻声哼着下流小调，看蚂蚁爬树搬运粮草……他们一家人说过的话不算数，忘恩负义不要脸，赌棍象宋朝的吕蒙正赶灾，大难当头还顾什么羞耻？

不要脸的赌棍，整日价缠着和莲蓬仁一道下湖干活，象个跟跖萝卜。他们从人前走过，脊梁后边总是传来一阵压抑不住的刺耳的讥讽和难以描述的谩骂。

莲蓬仁性格刚烈，一开始还知道顾惜脸皮，走在人前又急又气又羞。她转回身抬起手想狠打赌棍一顿，赌棍不闪不躲，象牛犊子羊羔子抵架，把头捣进她棉花团般发软的胸膛里，只要她不说累不喊震得手疼，任她打个够。她莲蓬仁有天大的胆子，不信敢把他一个大活男人打死。

莲蓬仁一双嫩手落在赌棍尽是骨头的身上，震得一对巴掌火燎般疼。想狠狠打他，却占不到便宜，莲蓬仁只好爹长娘短地骂。爹娘反正都入土了，哪里知道有活人骂他们。赌棍一点也不显得难堪，嬉皮笑脸弄傻相故意引对方骂，还偶尔象大孝子一样递上茶水让她润完喉咙接着来。他赌棍不疼不痒一毛不少，她莲蓬仁张口骂人费唾沫，看累哪个龟孙。

赌棍也有厌烦的当儿，听腻歪了，便扭过身子，闭上双眼，揪两团棉花塞上耳朵。

天长日久，丈人气恼，丈母娘厌烦，街后巷前整个芦花庄的人都快笑掉了门牙。他们脸上的确挂不住面皮了。儿子不是儿子，女婿不象女婿，这算一家子什么物件？再说，微山湖边的人讲的是忠厚传家，当爹娘的谁也不愿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

娘实在忍耐不住，劝女儿：“闺女，干脆搬到他家住吧。女孩子早早晚晚是婆家人，谁家的闺女当家姑老。”

莲蓬仁白嫩的面皮霎时变了颜色，身子一扭转，不给娘脸看，却把两个屁股调过去，哼一声说：“订婚？看见他那丑样子我就恶心，娶过去咋和他一锅吃饭一床睡觉过一辈子。”原

来她心里想着一个和她同岁的男人，却不好意思朝娘说。

娘显然有经验，自作聪明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十七大八的人，这事还要娘嘱咐？你要是看见他打心里烦，晚上睡觉干脆蒙上头捂住脸，眼不见心不烦……”

莲蓬仁无论如何舍不得那个男人，使劲剜娘一眼不理她。

爹见娘说不转女儿败下阵来，便粗声大气吵架一样，说：“你不嫁给杜贵，我和你娘都去跳湖，叫你一个人拉巴几个兄弟妹妹一道过苦日子。”爹真的下了狠心，让娘把女儿关在屋子里不让出来。

爹娘说出绝情话，莲蓬仁心里好难受哟！她望着发黄的屋顶，两眼洒泪，脑海里不断出现她和那个男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：

草地，无边无际的草地。

“嚓，嚓！”从清早起，苦姜草地里就响起了打草的声音。那一个个浑身有力的汉子，挽着裤腿光着膀子，火一样的阳光烤着他们，他们的脊背上出现了一排排豆样的汗珠。他们抡开八尺长的大扇刀，划一个半圆形，齐腰深的苦姜草缓缓地倒在扇网里。打草人一甩手，一团团嫩草跳出扇网，人们身后出现了一个个均匀的草堆。阳光如火，晒一个日头，傍晚捆成草个子，岸边就耸起一座座散发着淡淡香气的草山。

苦姜草是喂牛马驴骡的上等好草，一百斤卖十几块钱。每逢打草的季节，姑娘媳妇都跑去拾草。

去年，莲蓬仁一家刚刚搬来芦花庄，尽管她天性泼辣，这时在人前还有三分腼腆。为了挣钱，她夹在人们中间，也来到了草地上。

村里的干部，情愿让落下的苦姜草烂掉，却不希望人们去拾草。人们一乱哄，就会影响打草男人的活路。

那个看草的小伙子，不时把涌进草地的人们往外赶。小伙

子很让人害怕，见他来了，人们轰地一声撤到岸上；小伙子走了，人们又涌上去拾草。

几天过去了，莲蓬仁和周围的人们熟了，就显现出了她的泼辣劲儿。她跃出人群，拾草总是走在头里，胳肢窝里不一会就是一个草个子。看草的小伙子急了，冷不丁从一边插过来拦住人们的去路。他正要夺下莲蓬仁手里的苦姜草，猛地看见了一双闪着光亮的眼睛。他愣住了，木头似地。

莲蓬仁天生的泼辣，一点也不怕他，夺下苦姜草跑走了。

无巧不成书。收工的当儿，当莲蓬仁吃力地担着草踉踉跄跄回家时，小伙子从后边跟上来，一句话没说接过挑子。

莲蓬仁胆子大，一点也不扭捏，干脆跟在后边任他挑回去。他们认识了，小伙子名叫刘铁山。

后来，每逢莲蓬仁去拾草，刘铁山总是躲开。莲蓬仁担着草回家，他总是出现在半路上，两个人说说笑笑，象早已认识似的。尽管刘铁山长得不怎么漂亮，她见整个芦花庄的人都惧怕他，由此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。一天，她大胆地说：“刘铁山，你该娶家小了吧？”

刘铁山显得很笨：“不要那些。”

莲蓬仁认为对方很有意思，又说：“男人谁不愿要媳妇。等我给你说一个。”

刘铁山红红脸，说：“得象你这副长相，得象你这么能干……”

莲蓬仁一点也不害羞：“俺脾气不好，光惹人生气。”

刘铁山说：“谁没个性子，俺也不是好脾气。再说，脾气暴的人有活路。”

……

正当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的时候，赌棍却从劳改队回来了。

莲蓬仁见爹娘寻死觅活，不得不忘掉刘铁山，忍着痛苦答应下这桩婚事……

结婚的日子，谁家的新媳妇不欢天喜地，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被男人搂进那散发着淡淡汗味儿的怀抱，心里一准甜蜜蜜的。可是，莲蓬仁心里却不是滋味。

看看赌棍那副熊相，莲蓬仁感到恶心。夜晚，当她发现赌棍扯被子准备睡觉时，她抱起褥子拉条苇席躺在屋当门地上。赌棍象只追寻猎物的馋猫，也只好下床睡。莲蓬仁腾地跃起，又回床上。她身大力大厉害得又抓又咬，赌棍浑身难受心里痒痒，却一直没有机会挨近莲蓬仁的身子。

娘的个×，不叫靠近就不靠近，反正不是饭食，一辈子不困女人也死不了。没男人陪你莲蓬仁睡，深夜里你一个人也不是好滋味。

自古以来，女人是嫁狗随狗，嫁鸡随鸡。后来，赌棍不慎泄露了“机密”，芦花庄的人除刘铁山外，一个个都为他愤愤不平。就连全村最有权威的鱼王，也指责说莲蓬仁如此做法实则大义不道，便积极为赌棍出谋划策：“杜贵你小子真无能。把那女人绑起来，不信放着做好的饭饿死人。小藕头他们都是小叔子，喊几个替你搭帮手……”

赌棍真的听了鱼王的话。晚上，小藕头几个半大小子用黑布蒙上脸，只露一对眼珠子，哪里管她莲蓬仁挣扎闹骂，把她的两手绑在床上，最后还在脖子下胸膛上加了一条绳子。小藕头浑水摸鱼，趁人不注意，临出门偷偷在莲蓬仁胸膛上捏了一把，走出门老远还用舌头舔自己的手指头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新房里终于爆发了战争，赌棍累得吁吁喘，莲蓬仁上身被绑得结实，下身子不停地扭动直挣扎。一场下流卑劣而不敢对外宣扬的战斗，在黑暗中艰难地进行。大半天以后，莲蓬仁已经精疲力尽，自己知道再挣扎也没多少作用

了，才泣哭着狠狠骂起来：“不要脸的你！我心里不喜欢你，我不愿意让你占我的身子，你得了手也没多少意思。”

莲蓬仁失去了姑娘的清白女儿身，再守节已没多少意义了，后来只好任赌棍摆弄。每当赌棍把干瘦的身子挨近她时，她不忍心睁眼看着自己不爱的男人折腾她，便扯过被子捂住脸。眼不见心不烦。她哪里有心享受女人的幸福，干脆把整个毫无知觉的僵硬身子扔给他，任笨猪一样的赌棍胡乱作践。

由于不是爱情而在压力下失了身子，莲蓬仁心里积聚着一团无法发泄的怒火。这团怒火，使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在性格上发生了大的变化……

2

莲蓬仁结婚那时候，微山湖边也象全国各地一样搞大呼隆，闹什么填湖造田。结果，闹得人人腰里缺钱花，闹得老百姓肚子里叽里咕噜要饭吃。

在那艰难的日月里，长着一张好脸皮子的莲蓬仁学会了贪便宜。

如果嫁给刘铁山，莲蓬仁也许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。可偏偏让她和赌棍一块过日子……不知是为了向人们发泄她内心的积怨，还是故意抓破男人的脸皮让丈夫丢人，后来，莲蓬仁竟发展到雁过拔毛让人生厌的地步。

一天，莲蓬仁懒洋洋地下湖干活，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顺着湖岸对面驶来。小伙子见莲蓬仁长得好，用心不良，老远就叮叮当当按铃铛。莲蓬仁见小伙子骑得凶猛，她顿时心慌。左躲躲不开，右闪又认为不安全，自行车来到近前，她干脆双眼一闭，站在路中间不动弹。那小伙子见车轮子直奔莲蓬仁的腿档，煞车不住，急中生智，身子一歪斜倒在地上。

莲蓬仁觉得一条腿被车轮子碰了一下，便来个顺水推舟，蹲在地上，两手捂住大腿哭丧着脸干嚎：“哎哟，哎哟！”出一天工累死累活只挣两毛钱，顶个屁用！她要缠住小伙子耍赖，让他从腰包里掏钱，哪管自己身上有伤没有伤：“哎哟，你真会找地方轧，单朝俺这个地方。哎哟……”

小伙子摔了个猪拱地，嘴啃泥，他见车子碰伤了人，哪里还有心顾得上疼，一骨碌爬起来忙向莲蓬仁赔罪：“大嫂，对不起你，伤着哪了？”

“大腿。”莲蓬仁皱起眉头板住面孔眯着眼，两道目光飞进了小伙子的上衣袋，她想看看对方有钱没钱到底有多少油水可挤。“钻心地疼，伤筋动骨可要躺一百天。”

小伙子腰杆弯得象箭弓，脖子一伸如鳝鱼出洞，两个眼珠子瞪得象一对琉璃蛋子。“我看伤的轻重。”

莲蓬仁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伤，为了哄人赖钱，两手撸起裤子让小伙子看她的大腿，说：“这里怪疼。”

小伙子吓得哆哆嗦嗦，用手小心翼翼地摸一把莲蓬仁的腿，咧歪几下厚重的嘴唇，说：“没有伤，我看没红肿。”

莲蓬仁脸皮子真厚，猛地把裤腿挽向大腿根部，把脸一仰，说：“我的伤在上边，那地方疼得火燎。不信？你钻进去看看。”

小伙子实在没有好主意，只好抓着莲蓬仁的裤子往上撸。她的大腿只见过月亮没晒过阳光，白得象白莲藕，胖软得象发面白馍馍，一指头按上去一个酒窝，还是没伤。小伙子心里害怕极了，这女人耍耍赖，看来花个三十五十块也脱不了清静。

小伙子熊包了，眼皮一挤巴滚出两串眼泪，一副哀求的腔调：“这地方光白不红，哪有什么伤……”

这时，赌棍从后边走过来，眼前的情景，使他心里马上明白了八九分。他可怜小伙子，打心眼里想为他解脱，但又怕妻

子三分。他沉思地皱一会眉头，眼皮朝上翻了几下，气冲冲地扭住小伙子的耳朵，一本正经地吼道：“滚！那个地方只准我自己看，还有你小子的份？想争老子我的好事，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小伙子被赌棍骂懵了，一时感到莫名其妙。他怕挨揍，哪里还顾得细看莲蓬仁伤得轻重，推起自行车，一甩腿跨上去走了。

“别叫他走，拉住他！他还没给钱哪！”莲蓬仁象打足气的皮球蹦起来，跑上去想拽小伙子的后车坐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赶忙蹲下身子，重新抱住自己一条大腿，咧歪一下好看的小嘴干嚎：“天哟，骨头快断喽，真疼死了……”

赌棍做了好事，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拍着胫跳着，嘿嘿傻笑，说：“人家早跑得没人影了。装佯吓不着人家想吓我？我杜贵可不是鸡肠狗肚小胆子人。”

莲蓬仁象蝎子蜇了屁股，一拍胫站起来。她见小伙子去远已无法再追赶，惋惜地叹口长气，然后转回身愤愤地用手指头点着赌棍的鼻子尖骂：“挨刀砍的！你这个丧门星。不是你半路插杠子捣老娘的蛋，咱顶少赖他十块八块够三天饭钱。”

莲蓬仁又学会了偷。

自从她十月怀胎生了孩子，莲蓬仁夫妻的日子象村上所有人一样窄巴。她不甘心受穷，偷摸过东邻的鸡鸭，暗盗过西家的渔篮，丢尽了做人的脸皮。可是，芦花庄的人谁敢在嘴角上冒一句，说她手脚不干净，她撒泼耍赖，跑到人家门口骂大街，多少人被她纠缠得伸着脖子光咽气疙瘩。

莲蓬仁天生有一副好嗓门，动起来三天三夜不用水润喉咙，骂出来的声音还保准耐听响脆。就象那些“日一百扁头打二百个蛋子”之类的污秽话，从她嘴里吐出来，象唱歌似的那么好听。

那个爱管闲事脏心烂肺的鱼王，竟敢和她莲蓬仁为仇作对！这天，他使劲扭住赌棍的耳朵，教训地说：“你媳妇撒泼耍赖你不管，头顶四两羊毛算人熊？打倒的媳妇和倒的面，你承认是男人，就给她个下马威！”

在芦花庄的人们眼里，鱼王的话就象圣旨，赌棍敢不听？别看赌棍平日里在外边胆子小，在妻子儿子面前，他还真想充当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这天，莲蓬仁又从邻家偷来一只下蛋的鸭子，准备给男人儿子杀肉吃。赌棍除了惯赌，还算一个要脸皮的男人。他恨得跺碎了脚板，挽袖子撸胳膊，杀草鸡摆龙虎阵，不下雨尽打雷咋呼道：“你不要脸俺要脸，人穷志不短，送回去就饶你这一次。”没等莲蓬仁说出个“不”字，他窜上去，照莲蓬仁漂亮的脸上啪啪两个耳瓜子。

赌棍要是另外一个男人，莲蓬仁也许能忍受，男为天女为地，当妻子就该听丈夫的。可赌棍那个熊样……亲娘哟，这还了得？一朵活鲜鲜的花插到了牛粪堆上，任你玩任你采任你拼着命胡糟蹋，往日里偷来的东西你也曾红口白牙跟着吃了，到头来……好你个没良心的丑货。

天下的男人特别是赌棍这样的男人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被他吓倒一次，往后他就会扯住胡子打滴溜——上脸，压在她莲蓬仁头上一辈子别想翻个身。

莲蓬仁要杀鸡给猴看，让他赌棍瞧瞧，让全村所有的人都睁开眼睛瞧瞧，她莲蓬仁可不是软面团任人捏摆的。她把几岁的儿子绑在身上，然后大声咋呼道：“噢！你白天日鼓夜里压，嘴对嘴心对心，我搭了黄花身子没暖热你的心口窝。你无情我无义，我带上大刀跳湖去，死后也不给你留根苗。晚上没有女人搂你，孤独极了，翻墙头到东邻西舍睡母猪吧。”

过了这个村，哪还有这个店？媳妇死了搂自己的大腿睡空

床不说，还要儿子大刀陪她死。万一有个好歹，他赌棍孤苦伶仃谁可怜？赌棍后悔了，认为不该听鱼王的话。自己原本不象个男人，哪有资格耍大丈夫脾气。开始他好言相劝，接着又磕头赔情。街坊邻居一见要出人命案子，一个个腿打哆嗦害了怕，连鱼王也说：“真没好办法！杜贵啊，你就认个错吧，谁叫你瞎眼挑了个母夜叉。”

莲蓬仁见自己闹到了火候，达到了目的，方才偃旗息鼓鸣锣收兵。

从此以后，莲蓬仁越发学得刁了，谁敢招惹她，动不动就跳湖自杀。她偷了东西，人家却不敢说她的错处，象哑巴吃黄连心里苦。

芦花庄的人们恨死了莲蓬仁，为了咒她，便给她起了个“黄脸婆”的雅号。在微山湖边，人们总是用“黄脸老婆低头汉”来形容那些不讲理惹不起的泼妇刁男。

没有外号不发家，让他们嚼舌根吧！谁胆敢放个响屁，当面喊莲蓬仁一声黄脸婆，她就一准缠倒他……

谁也没有料到，黄脸婆会碰到老黑手里。棋逢敌手将遇良才，这位常胜将军结果差一点儿窝了脖子。

3

老黑就是当年莲蓬仁爱过的刘铁山，长得半截铁塔样。他伸出巴掌象蒲扇，手指头粗硬得象铡钉。一次打赌，四个汉子吭哧哧把一条六尺半的小船架到他背上，蹚着齐膝深的泥水地走三里，脸不变色气不喘。

他的酒量过人，八毛一斤的地瓜酒，灌起来咕噜噜象喝凉水；他吸烟象烧窑，满嘴里的大板牙被烟熏得焦黄，老远就能闻见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呛人的烟味儿。人们之所以叫他老